

可以
觸摸的
民國

側影

老实说了吧

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

刘半农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NLIC2970890694

老实说了吧

刘半农 /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实说了吧/刘半农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24 - 10502 - 5

I. ①老… II. ①刘… III.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9547 号

老实说了吧

作 者 刘半农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6 开 14.25 印张 1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502 - 5

定 价 29.00 元

民国相关选题的出版，曾经是敏感的。那一度被僵化思维固锁住的，是太多面目模糊的身影。他们长袍马褂、旗袍绣履，那光影婆娑的身姿，一旦跃入脑际，就难再轻易离去。这也是近年来不管是影视还是图书，都出现了一股民国热的因缘。

有关民国的话题，似乎隐藏着一种魔力。那种潜游在净空深处的味道，从历史的不远处，静静地向我们移来。我们无法抵抗这种黑白质感的诱惑。然而，太多的民国是演绎的产品、是虚构的华章，民国真实的样子不应仅仅从名人、类名人的塑造中诞出，不应仅仅在华丽炫耀的镜头感里展示。民国绝不是“万恶的旧世界”，也不是“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她是我们的先人曾经在纠结中不断尝试和追索的第一次现代，是灿若星辰的文化人第一次放胆展示自我。同时，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保守与开放的争夺，西学与中学的通融，专制与民权的

恶斗，极度的聪明和极度的愚蠢，极度的崇高和极度的可笑，都在这个时代充分表演，并给后人埋下了种子。所以我们的关注，不只是行注目礼，更是寻求还原，寻求真实，不管热血与极端，也不管沉郁与凉薄，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也是原作者的真实。

《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丛书，我们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目前即将出版的有：《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场》《可以触摸的民国·侧影》《可以触摸的民国·细看》以及《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

《现场》板块，由南京财经大学的石钟扬教授执行主编，首选了四本：“报界奇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的新闻文选；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铁肩辣手”的杰出记者邵飘萍的新闻文选；“思想界明星”、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所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五四三圣”之一、“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的时评选。这四位报人（无论专职或兼职的）都是学者型的，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饱经磨难，透过这些依旧在燃烧的文字，可以触摸到他们滚烫的热血。

《侧影》板块，由我们编辑部操刀策划，编选民国著名学者、文人的文字，希冀觅得特殊视角，给读者一个陌生化的全新印象。譬如，傅斯年不仅是儒雅严谨的学者，我们编选的《现实政治》更展示出他对时事的敏感与睿智；徐志摩的《再来跑一趟野马》，集中其相关政论问题的文章，发现一个敏感政治、关心国家的徐志摩；朱自清的《人话》，选取他回忆性的散文篇目，串联起他的一生，搭建出朱自清的“忆之路”。

《细看》板块，则是结构别致的人物传记类原创性文本。回避宏大叙事的框架限制，省略过渡、延续的平淡，截取他（她）人生的一个个断面，或熠熠生辉，或苦痛难当，从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出发，去触摸他们灵魂深处的颤抖，如《萧红的100个细节》《郭沫若

的30个细节》等。

《新学》板块，作者皆为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对民国的态度有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创新，如《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选取这样被反复述说的特殊年份，却回避了政治，只看那剧变之下惶惑迟缓而跃跃欲试的百姓生活，对当下社会现状亦不乏启迪。

因为民国版图书的出版年代所限，文字中不少具体的用法，比如其中《人话》一篇中“您少爷在那儿上学？”的“那儿”、《春晖的一月》一篇中“我最爱桥上的阑干”的“阑干”，又或者《买书》一篇中“不知那儿检来《文心雕龙》的名字”的“检”字等，在现在的汉语环境中已经有了不同的用法，但为了尊重民国时代的真实性，以及作者自主创作的主权性，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擅改。脚注部分属选本中自有的，我们尊重并保留。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编辑也针对具体的、可能有助读者理解的部分，增添了一部分注解。

作为编者，请允许我们向胡适、朱自清、徐志摩、傅斯年们致意。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文字上感知陌生而久违的率真、趣味和正直，倾听他们告诉我们知识人应该怎样读书、怎样生活，怎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无论侧影，还是正面，在煌煌民国的文化殿堂前，我们都该收敛起自己虚张的声势，勇于正视那逼人的光焰。我们撩拨出的民国文字中的独特味道，是想与读者分享先生们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请惠存我们的好意，同时宽恕我们的浅识。

目 录

实利主义与职业教育	• 001
“作揖主义”	• 006
留别北大学子的演说	• 012
“她”字问题	• 015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 019
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	• 024
悼 “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	• 027
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	• 030
重印《何典》序	• 033
《吴歌甲集》序	• 036
与疑古玄同抬杠	• 038
也算发刊词	• 041
译《茶花女》剧本序	• 044
神州国光录	• 046
开学问题	• 048
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 051
论胡适之的“好好先生”	• 055
老实说了吧	• 057
为免除误会起见	• 061
“老实说了”的结束	• 064

《国外民歌译》 自序	• 069
二十年前的北京	• 078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 082
《光社年鉴》 二集序	• 088
北大河	• 091
北旧	• 097
《梅兰芳歌曲谱》 序	• 119
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不幸事件目证录	• 125
跳舞与密斯	• 133
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 135
五年以来	• 139
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	• 143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 152
释吃	• 155
致北平市长周大文	• 158
与张溥泉	• 160
《中国俗曲总目稿》 序	• 163
结束“女性”问题	• 167
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 173
为汪局长脱靴	• 178
三十五年过去了！	• 182
《半农杂文》 集自序	• 185
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	• 192
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 叙	• 199
与周作人书及事（编者自题）	• 202

实利主义与职业教育

前月中，半农回到江阴住了一个多月，时时同几位老友谈天。一天，有位吴远时先生喝醉了酒，忽然装作甲乙两人的口吻，“优孟衣冠^①”起来：——

（甲）好久不见，几时回来的？已毕业了？

（乙）侥幸侥幸，回来了一礼拜了。

（甲）下半年是？——

（乙）尚未定，尚未定。

（甲）那么，敝处有点小事，是个国民小学，不知肯屈就否？

（乙）国民小学——国民小学——亦可以！但是——权

① 优孟衣冠：出自清代文康《英雄儿女传》，比喻假扮古人或模仿他人，也指登场演戏。

利……

(甲)那是很可笑的,只有年俸二百四十金,实在太褻读了。

(乙)是,是。承情了,一定如此罢。

若——

(甲)说到这层,实在因为敝处经济困难得很,只有年俸百金光景,亦许可以多些。

则——

(乙)那么,真是太困难了。过一天再商量吧!

吴君说,这便是大教育家提倡实利主义的好结果!

又一天,我看见江苏省立某中学的杂志上有一段英文纪^①事,纪的是某大教育家的演说:——

“Money,” said he, purse in hand, “is important to every on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else, because with it one can get anything in need and support one’s life and family. How to earn a living, or to speak plainly, how to get money, is the vital question now-a-days. . . ”^②

这段话,假使记载的人的英文程度高些,能做得古趣磅礴些,那就放入 Charles Dickens^③ 的 “A Christmas Carol^④” 中,也可以冒充得

① 纪:此种语境下现通用为“记”。

② 此段英文的大意即金钱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金钱可以满足我们想要的一切。现今,如何获得金钱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③ Charles Dickens:狄更斯。

④ A Christmas Carol:《圣诞欢歌》,狄更斯最为推崇的一部短篇小说,1843 年问世。

Scrooge^①的话说了！

所谓职业教育与实利主义，我是向来极赞成，极愿提倡，断断不敢反对的。我常说：中国的社会与时局，所以闹得如此之糟，都是因为没职业的流氓太多的缘故。“下等人”没有职业，所以要做贼，做强盗，做流氓，做拆白党^②；“中等人”没有职业，所以要做绅董，要开函授学校和滑头学校，要做黑幕派小说，要发行妖孽杂志；“上等人”没有职业，所以要做官，要弄兵，要卖国！假使职业教育竟能发达了，请问人到了可以靠着体力脑力以求实利的一天，谁还愿意埋没了良心做那些勾当呢？

但是要提倡职业教育与实利主义，也该有个斟酌。

据我想：实施职业教育，当从学校实业两方面同时并进。学校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务使学生毕业之后，能把校中所研究的东西应用在实业上，使种种实业，依着正当的程序，逐渐进步。实业一方面，除自己力图进步外，兼是个容纳各种学校所造就的人材^③的所在。能如此互相提携，社会岂有不进步之理？

现在却不然。工商各业，大都是半死不活，全无振作气象。偶然有什么地方开了一个局一个厂，总得先把大人先生八行书中的人物安置了，再把厂长局长的弟兄子侄小舅爷等安置了，夫然后这一个局一个厂才可以“开张骏发”起来！因此现在的学生（一班专门洒花露水用丝巾的可以不必说），无论所学的是工是商是文是理，真实学问不必求，却天天在那儿想：我毕业之后如何吃饭？有无大人先生替我写八行书？有无兄弟叔伯姊夫等可以做得局长厂长？那有这希望的固

① Scrooge：吝啬鬼、守财奴。这里代指狄更斯《圣诞欢歌》中的主人公斯克罗奇。

② 拆白党：“拆白”，即“赤膊”的南方吴语发音，“拆白党”即“赤膊党”。拆白党泛指20世纪20~40年代横行上海地区的一个群体，以色相行骗，奉行白饮白食骗财骗色。

③ 人材：现通用为“人才”。

然很好，没这希望的，便不得不于毕业之后，悉数挤到教育界中去。教育界中早被一班师范生挤得水泄不通，再加上此辈去，供过于求，如何容纳得下？容纳不下，所以要开函授学校和滑头学校，所以要做黑幕派的小说，所以要发行妖孽杂志！

至于学校方面，职业教育四个字，早已闹成了风气了。然而实际上，恐怕非但不能“职业”，并且还要妨害“教育”。我的意思，以为农业商业工业等学校，固然是职业教育；便是普通的中小学校，也未尝不是职业教育。因为前者所养成的人材，可以直接有益于各种实业；后者所养成的人材，也可以把他的学问心得，间接应用到实业上去。所以我们对于学校的观察，只要问它的功课好不好，不必问它的性质如何，所注重的是什么；只要问它能不能“教育”，不必问它“职业”不“职业”。无如现在的教育大家，计不出此，却在所有一切中小学校里，加了些烧窑、织席、做藤竹器……等功课，以为能如此，便是职业教育；再把“money”一个字，天天开导学生，以为能如此，便是实利主义。我想职业教育和实利主义，恐怕未必如此容易罢！

青年应该做工，本志（《新青年》）二卷二号吴稚晖^①先生的《青年与工具》一文中早已论过；然而这是青年应有的常识，并不是一种特别的教育。若要当作一种特别的教育看，请问各学校所请的烧窑、织席、做藤竹器……的教师，是专门的工业家呢，还是普通的工人？学校中所讲的科学，如英文、算学、物理、化学，（以及古文辞类纂！）等，是否与烧窑织席有关？学生毕业之后，能否应用所习的科学，去改良烧窑织席？如其这几个问题多能可决，那便算作职业教育

^①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曾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清党”活动，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

的“具体而微”，也未尝不可；如其否决，则在学生一方面，是分出研究科学的精神来，去拜那无知识的窑匠席匠做老师，却又始终做不成窑匠席匠；在学校一方面，不过在教室之外，兼办一个习艺所！岂能算得什么职业教育？

至于实利主义，是一种最高尚的精神陶养：当把人类生存和社会结合的原理，渐渐的^①灌输到学生脑筋里去，方能有效；决^②不是手里拿了个皮夹，多叫两声“money”便算了事的。若竟如某君所说的“with it one can get anything in need^③”和“how to get money is the vital question now-a-days.^④”那就无怪乎袁世凯要拿出钱来制造他所需要的皇冕，更无怪乎洪述祖、应桂馨^⑤为了赚钱问题，肯替别人去杀人了！

惟其我极赞成实利主义和职业教育，所以要不满意于现在的实利主义和职业教育。

七年八月三日，北京

① 的：此种语境下现通用为“地”。

② 决：此种语境下现通用为“绝”。

③ with it one can get anything in need：拥有了它就可以得到任何需要的。

④ how to get money is the vital question now-a-days.：现在如何获得金钱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

⑤ 洪述祖、应桂馨：两人受袁世凯指使参与了1913年3月20日对宋教仁的行刺事件。

“作揖主义”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着，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

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司太^①的不抵抗主义相象^②，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象^③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医生。要讲丹

① 托尔司太：现通译为“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② 相象：现通用为“相像”。

③ 象：此种语境下现通用为“像”。

田的医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①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它，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它，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②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

① 梅郎、老谭：指京剧大师梅兰芳与谭鑫培。

② 王敬轩：钱玄同的化名。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现代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曾主张废除汉字，著有《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等学术专著。

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之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①”，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象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身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身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作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象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

① 缠夹二先生：吴方言，指头脑不清、表达不明、言行多生枝节的人。